

重松清

维他命 F

ビタミン F

[日本]重松清 著 郑晓兰 译



维他命 F

ビタミン F

〔日本〕重松清 著 郑晓兰 译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维他命 F/(日)重松清著;郑晓兰译. —上海:
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4
ISBN 978-7-5321-5442-5

I. ①维… II. ①重… ②郑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日
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81248 号



Copyright © 2000 by Kiyoshi SHIGEMATSU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0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
Publishing Co., Ltd.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
Agency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4-623

总 策 划: 黄育海
责任编辑: 徐如麒
选题策划: 李 殷
装帧设计: 张志全

维他命 F

〔日〕重松清 著
郑晓兰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网址: www.sbcm.com

总 经 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9.25 字数 165,000
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321-5442-5/I·4334 定价: 32.00 元

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

短篇小说的物理

——“短经典”总序

王安忆

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，它们极具弹性，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。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，而在于内部的结构。作为叙事艺术，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，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。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，许是有周旋的余地，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，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？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。在这繁衍的过程中，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，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，也允许稍作旁骛，甚至停留。短篇却不成了，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，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。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，有什么可被省略，倘若如此，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，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。所以，并不是简化的方式，而是什么呢？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，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“优雅”与否则为判别。“优雅”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？爱因斯坦的意见是：“尽可能地简单，但却不能再行简化。”我以为这

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。也因此，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，就是优雅。

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，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。那时候，还没有电力照明，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，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，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。即便是《天方夜谭》里的谢赫拉查达，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，可实际上，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。每晚，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，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。这么看来，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，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，让人物入套，再解开扣，让套中物脱身。还可能，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，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？那时代里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，没有掩体可作迂回。

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。负责任的讲述者，比如法国莫泊桑，他的著名的《项链》，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，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，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，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。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，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。理由是充分的，但也不能太过拥簇，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，缺乏回味。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，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，可舒张自如，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。再比如法国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法国被占领，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，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。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，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。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，自有它们的道理。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，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？独具慧眼，从细部观望全局。也是天性所致，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，

福楼拜的长篇，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，天衣无缝，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。普鲁斯特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，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，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，最终将光一揽收尽，达到饱和。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，切割面越多，收进光越多，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，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。

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，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，比如契诃夫的短篇。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，胸襟阔大，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，地理气候有关，森林、河流、田野、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，都是大块大块，重量级的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，也毫不轻薄，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，他的《小官吏之死》、《变色龙》、《套中人》，都是短小精悍之作，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。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，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，入木三分，由于聚焦过度，就有些变形，变得荒谬，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。还有柯罗连科，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，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，比如《怪女子》，在流放途中，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——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，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，在屠格涅夫《白净草原》中是篝火，普希金的《黑桃皇后》则是客厅里的壁炉，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，时间便也延长了，就靠讲故事来打发，而在《怪女子》里，是驿站里的火炉。一个短暂的邂逅，恰适合短篇小说，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，可超出事情本身，不停地伸展外延，直向茫茫天地。还有蒲宁，《轻盈的呼吸》。在俄罗斯小说家，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。一个少女，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，仅是些片鳞断爪，最后随风而去，存入老处

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，彼此慰藉。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，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。俄国人就是鼎力足，东西小，却压秤，如同陨石一般，速度加重力，直指人心。

要谈短篇小说，是绕不开欧·亨利的，他的故事，都是圆满的，似乎太过圆满，也就是太过负责任，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，满足是满足，终究缺乏回味。这就是美国人，新大陆的移民，根基有些浅，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，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“老娘土”，轻便灵巧，又可因地制宜。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，要将手艺活练好了，暗藏机巧，不露破绽。好比俗话说：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。欧·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，例如《麦琪的礼物》，例如《最后的常春藤叶子》，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，发几声叹息，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。多少年过去，到了卡佛，外乡人的村气脱净，已得教化，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，也暧昧多了，有些极简主义，又有些像谜，谜面的条件很有限，就是刁钻的谜语，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。是供阅读的故事，也是供诠释的故事，是故事的书面化，于是也就更接近“短篇小说”的概念。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，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，这责任在于，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，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。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，而不是读者。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，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，比如《为埃斯米而作》，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，倘是在卡佛，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，然后转身而去，塞林格却必是一道来。说的有些多了，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微妙。就算是多说，依然是在短篇

小说的范围里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。还是那句话，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，倘是中长篇，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，而短篇小说，邂逅就只是邂逅。困惑在于，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，只能做有限的事，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。也许是太耗心血了，所以他写得不多，简直不像职业作家，而是个玩票的。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，唯有职业性写作，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。

意大利的路伊吉·皮兰德娄，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。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，像卡尔维诺，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，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，看什么都是故事。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，点石成金，不论什么，一经传说，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。比如，皮兰德娄的《标本鸟》，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，决心与命运抗争，医药、营养、节欲、锻炼，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，要照民间传说，就可以放心说出，“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”，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？再也想不到，他还有最后一搏，就是开枪自杀，最后掌握了命运！这就不是童话传说，而是短篇小说。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，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，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，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。而于常态，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，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，可多少晦涩了。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，英国弗吉尼亚·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，爱尔兰的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则是一个例外，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，供我们窥视，有些俄国人的气质。依我看，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，大约也因为

此，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。

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，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，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，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。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，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，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。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，名叫《YO—YO》，写一对男女相遇，互相买春，头一日她买他，下一日他买她，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，等到最后，一张钱也不剩，买春便告罄结束。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《鲑鱼》的小说，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，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，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，“他完全像鲑鱼那样，拼命地溯流而归……”浅田次郎的短篇《铁道员》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，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，他自述道是“发生在你身上……温柔的奇迹”，这也符合我的观念，短篇小说要有奇情，而“温柔的奇迹”真是一个好说法，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。相比较之下，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，简洁而多义，扼要而模糊，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，比如说著名的《聊斋志异》，都是好短篇，比如《王六郎》，一仙一俗，聚散离合，相识相知，是古代版的《断背山》，却不是那么悲情，而是欣悦！简直令人觉着诡异，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，竟可以伸缩自如，缓急相宜，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，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！

现在，“短经典”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，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，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？

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



短经典·第一辑

《幻之光》

[日本] 宫本辉 著 林青华 译

《绕颈之物》

[尼日利亚] 奇玛曼达·恩戈兹·阿迪契 著 文敏 译

《幸福国的故事》

[美国] E.L. 多克托罗 著 朱世达 邹海仑 译

《海的沉默》

[法国] 维尔高 著 祝一舒 李唤中 译

《俄罗斯套娃》

[阿根廷] 比奥伊·卡萨雷斯 著 魏然 译

《时光匆匆老去》

[意大利] 安东尼奥·塔布齐 著 沈粤梅 译

《突然，响起一阵敲门声》

[以色列] 埃特加·凯雷特 著 楼武挺 译

《水银虫》

[日本] 末川湊人 著 詹嘉如 译

《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》

[阿尔及利亚] 阿西娅·吉巴尔 著 黄旭颖 译

《吃鸟的女孩》

[阿根廷] 萨曼塔·施维伯林 著 姚青 译

短经典·第二辑

《巴卡伊大街》

[波兰] 维托尔德·贡布罗维奇 著 杨德友 赵刚 等译

《一个自杀者的传说》

[美国] 大卫·范恩 著 潘爱娟 译

《当我们谈论安妮·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》

[美国] 内森·英格兰德 著 李天奇 译

《像你我一样的男孩和女孩》

[美国] 艾琳·凯尔 著 冷枫 译

《别人的房间，别样的景观》

[巴基斯坦] 达尼亚尔·穆伊努丁 著 杨立新 冷杉 译

《夏屋，以后》

[德国] 尤迪特·海尔蒙 著 任国强 戴英杰 译

《闯入者》

[日本] 安部公房 著 伏怡琳 译

《如果·爱》

[日本] 津村记久子 著 安伊文 译

《哥哥回来了》

[韩国] 金英夏 著 薛舟 译

《当“9”翻转归零》

[美国] 大卫·班尼奥特 著 有印良品 译

短经典·第三辑

《奇山飘香》

[美国] 罗伯特·奥伦·巴特勒 著 胡向华 译

《蝴蝶的舌头》

[西班牙] 马努埃尔·里瓦斯 著 李静 译

《时间之战》

[古巴] 阿莱霍·卡彭铁尔 著 陈皓 译

《大千世界》

[美国] 迈克尔·夏邦 著 李尧 译

《牧神的午后》

[日本] 北杜夫 著 曹艺 译

《忍川》

[日本] 三浦哲郎 著 谭晶华 谭一珂 译

《维他命F》

[日本] 重松清 著 郑晓兰 译

《不中用的狗》

[德国] 海因里希·伯尔 著 刁承俊 译

《迷宫》

[俄罗斯] 柳德米拉·彼得鲁舍夫斯卡娅 著 路雪莹 译

《出轨》

[爱尔兰] 威廉·特雷弗 著 杨凌峰 译

目 录

001	滨海饭店，不见不散
042	拳头
081	杠龟彩券
121	潘朵拉
162	小雪
202	支撑
243	母归
283	后记

滨海饭店，不见不散

1

打开车门一站到停车场，迎面而来的便是海洋的气息，除了咸味外，还融合着一股涩涩的苦味。不习惯大海的麻美捏着鼻子说：“好像臭臭的耶。”她哥哥俊介立刻嘲笑她：“笨蛋，这里是海边嘛，当然有这种味道呀。”

但是，俊介自己却把涨潮和退潮的意思记反了，在车里还威风八面地教麻美说：“海水一直退一直退往陆地上，所以才叫退潮。”这真是苦了达也，他必须在连续急转弯的道路上驾车前进，还得忍住不笑出声来。

久美子绕到车子后方，从后车厢中把行李拿出来时边说：“想不到还满新的嘛。”

达也微微点头，再次眺望饭店。

这间休闲度假饭店是两栋五层楼的建筑，这两栋楼如鸟儿展翼

般地衔接在一起。饭店刷白的外墙必定又重新粉刷过好几次吧，建筑物本身倒是和以前没什么两样。他原本以为自己早已遗忘，在东京试着探索往日回忆时，脑海中都只浮现出模糊的影像。然而，一旦像这样实际站到饭店前，才总算觉得“啊，没错，就是这里呀”随即发出叹息。

已经十七年了。

达也明天——严格说来是今晚十二点钟，将在自己曾度过二十岁生日的饭店中，迎接三十七岁生日。

“爸爸。”麻美说：“海在哪里呀？”

“就在饭店的那一边，走路只要十秒钟就到了。夏天还可以在海上游泳呢。”

他漫不经心地回答，刹那间感觉久美子仿佛正盯着自己的背瞧，于是又慌忙补上一句：“爸爸是看饭店介绍上写的啦。”

“今天也可以游吗？”

“要游泳的话，可能还不到时候……不过等雨一停，我们至少可以去玩玩水呀。”

麻美大声叫着：“好讨厌喔。”抬起头来，仰望一整个早上都阴雨不断的厚重云层。

六月——梅雨季才刚开始。要游泳的话还嫌太早，附近又没有什么高尔夫球场或是潜水景点，所以即使是学校没课的周末假日，

停车场也只停了三三两两的车辆。

“爸爸，我可不可以房间里做晴天娃娃^①呀？”

“啊，很棒呀。你和哥哥一块儿做吧。”

俊介听了，立刻赌气地说：“有够老土的！”达也料准俊介会这么说，微笑着轻戳了一下他的头。真好，不论是幼儿园大班的麻美还是小学二年级的俊介，所作所为都是这么容易预测。

当他配合麻美的速度迈开步伐时，久美子也随即追了上来。她比出一个OK的手势，笑着说：“本来以为这么偏僻的饭店，充其量只会比民宿好一点而已，没想到还不赖嘛。”

达也沉默地回以一笑，只挑起一边嘴角，笑容显得十分冷漠。他自己也注意到这一点，于是迅速闪开视线转向麻美说：

“听得到海浪的声音耶。有没有听到‘唰——唰——’的声音？”

“真的？”

麻美聚精会神地听着，却没料到俊介嘲弄道：“爸爸，你刚刚把妈妈当隐形人喔？”“妈妈跟你讲话你都不回答，很坏耶。”

“你说的这算什么话，爸爸不是笑了吗？”达也转向俊介，久美子也带着轻微斥责的口吻说：“是呀，不一定要每句话都一一回

① “晴天娃娃”：于四方巾中央置入棉花等物，再以细绳绑起做成的简单娃娃。日本人习惯将这种娃娃悬挂于屋檐，祈求天气放晴。

答嘛，有时候就算不回答，妈妈也懂呀。”

是嘛？达也向久美子示意。

对？久美子对达也示意。

结婚十年。他们之间有许多事靠眼神的交流就能明白的。

“啊，我刚听到了喔，海浪的声音。”

将手掌靠在耳后的麻美很开心地这么说。

遗憾的是，那只是饭店旁松树林梢呼啸而过的风声罢了。

达也让久美子和孩子在大厅休息区等候，独自往柜台走去。

“我是东京的冈村。”他这么说完，上了年纪的柜台接待人员在确认过预约名册后露出和蔼的笑容说：“欢迎您回来。”对方这话可能只是灵机一动，但对达也而言却是多此一举。要是他的招呼声再响亮一点，肯定会让达也紧张得直冒冷汗。

接待人员笑容满面地收下达也放在柜台上的住宿优待券。

“请问为四位客人准备的两间双人房，房间里各有两张单人床可以吗？”

“好啊……”

“那么，将在本饭店过生日的是男主人您啰？”

“唔，没错。”

接待人员以双眼及手指确认过优惠券号码后，从架上抽出一本

厚重的档案资料。“因为一九八三年时还没有键入电脑……”他聊着些场面话，一边查阅档案。

“冈田达也先生没错吧。您上次是在二十岁生日时莅临本饭店的，所以今年应该是三十七岁吧。”

达也以夸张的动作将那没多长的头发往后拨。他一个人来办理住房登记，果然是明智的决定。

“十七年后再见到‘滨海饭店’，感觉如何呢？”

“唔……这个嘛……”

“我们的信念就是尽量保留旧有的东西，不作任何更动。所以，我想跟您上次来这儿的印象相比，应该没有多大的改变才是。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果然发现这里不论是穿堂、休息区还是大厅，都和以前一模一样。之前，在东京家里毫无印象的种种；现在，却和眼前的光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。十七年前那个仅止于一晚的记忆，始终藏在他不曾留意的角落中，从未消逝。他对这点感到欣喜。同时也感受到一股与这份喜悦不相上下的寂寞。

住宿资料卡共有两张。“不好意思，因为是一间房一张卡，是是否能够麻烦尊夫人也填一下姓名？”接待人员恭敬地说。

达也转向大厅休憩区，正想叫久美子过来时却临时改变了主意。“我来填可不可以？”他问。

“嗯，可以呀。”